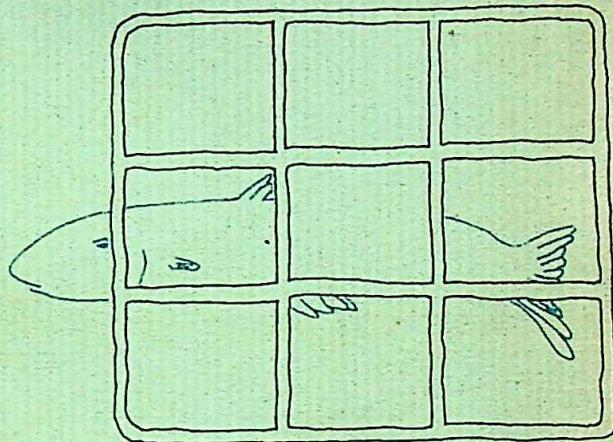


破土《詩顏》系列

夜
站

無
露



051 袁惠存

所寫

蕉露夜站

燕露詩集
目錄

英倫 / 加拿大

- 露天酒吧 17
倫敦一瞥 21
家書 23
跟同志們說的 24
你的眼睛 25
天安門・聯想 27
寫給斌和儀 29
自戒 30
萬聖節 31
房東小姐 33
寫給大哥 35
在離加途中 37

法國 / 美國

- 小語 41
給伊 43
無題・日記一頁 44
遲來的賀咭 45
小鎮記憶：波提爾生活之一 47
小鎮記憶：波提爾生活之二 49
小鎮記憶：波提爾生活之三 50

香港

- 訪兒童院後記 5
兒童節 6
團年飯 7
一支筆 8
家居 9
寫在二十一歲 13

咖啡色的樹（代序）燕露 1

香港 城市小休 54

- 夜站 55
沉默 58
收穫季 59
另一個：約翰連儂之死 61
一個小鎮兩個人三間房子的瑣事 63
雨 67
夜渡 68
觀學生起舞 70
初為人母 71
聞何求・王希哲被判後 72
受不了 75
寫詩 79
開學典禮 81
塞車風景 82
村居小記 83
帶你去看海 85
如果你說 87
留給你的風景 89
監考 91
路邊的脚 93
剖 95
手 96
路邊的磚 99
星夜 101
該來聽聽這聲音 102
唇的風景 103
寄存 104

校門雨景 105

陽光塑像 107

雪怡，把眼睛借給他們 109

臉 112

聚 114

隱退的風景 115

困境的時刻 117

專題 關於這個城市之一 121

關於這個城市之二 125

關於這個城市之三 128

關於這個城市之四：中環人 133

關於這個城市之五：天橋 137

不同的位置（後記）燕露 139

封面：采思

設計：伊藥

插圖：馮若漢

咖啡色的樹（代序）

李其慶

一個秋日清朗的下午，我和朋友在盧森堡公園散步，我們只是隨便地談著，享受巴黎市區的中心的一片寧靜，鴿子因為發現地上的麪包屑而成群飛起，又因為一些忽促走過的脚步而成群飛起，長椅上坐著編織的婦人，閱讀書報的老先生和青年，或者什麼也不做在發愣、打盹；孩子在追逐奔跑。我們就這樣穿過一幅熟悉的平常公園景色，好像在家裏沿著牆上貼了很久的一幅牆紙的旁邊走過一樣。沒有任何東西惹起我們的好奇心，直到我們走到公園的另一端的一列樹前面，他突然停下來，指著那列樹，問我是什麼顏色的。

到今天我仍記得當時的錯愕。首先因為他問得那麼認真，其次就是我只「知道」樹是咖啡色的，而當我沿著他的指頭望過去，我好像第一次發覺樹並不是咖啡色的，最低限度這一列並不。

我從記憶中搜尋，我是在什麼時候「學懂了」樹是咖啡色的。我記得幼稚園時我們都有一些美術課用的填色的圖畫薄，每次老師總叫我們小心地填，不要填出界，也許他們同時告訴我們樹是「咖啡色」的、葉是「綠色」的、蘋果是「紅色」的……我清楚地記得從小學到中學的美術課，每一次畫樹都是咖啡色的。

一定是這樣。漸漸地，我們的腦子裏就貯滿了很多這樣的圖畫薄，最初是因為沒有辨別的能力，後來就因為習慣和方便，當我們看東西時，我們並不是用眼睛細察事物，而是從記憶中搜索那些圖畫薄，印滿了妥貼的船隻和蘋果的圖畫薄，還有老師評了高分的沒有填出界的顏色，適

當的顏色。

把自己的眼睛收藏起來，就只剩下一对借回來的眼睛，就只看到一個借回來的世界，事物的形狀和顏色只是記憶系統裏一些固定了的元素，那麼多人會告訴你事物的界限在那裏，你不用察看了。一切都已經有理所當然的內容，正如那一位告訴我樹是咖啡色的老師會告訴你海的顏色，和波浪的形狀；然後當老師告訴學生孩子應該尊師孝親，班房的壁佈板就畫滿了孩子向老師父母鞠躬的圖畫；於是我們漸漸地被教曉了在綱縮了的城市生活中，「看到」報紙編輯要我們相信的多姿多采，在一切的無奈裏，我們竟然看到「自由」。

然而生活中的樹在不同的光源和襯托下是多色而變化的，生活和對生活的希望充滿各種可能，正當我們以為懂得什麼是飛翔，而事實上只是有足夠的金錢買一張機票時，實在應該去察看一列樹上游走的光，然後把我們所看到的向世界宣示。

對於我來說，那就是詩了。從重新獲取一對失去了的眼睛開始，我們也許可以重新獲取一個失去了的世界。至於那是怎樣的世界，我們再不能給它更具體的界定了，否則它也許會變成另一顆沒有細看就被認定是咖啡色的樹。我想，只要我們有足夠的明亮的眼睛，我們終可以看到被掩藏與及還沒有被發現的一切，找到通向世界的路。

翻開以前寫過的東西，發覺很多都是咖啡色的樹，正如生活中的妥協一樣，有些是慣性的盲從，是不自覺的，有些則是為了方便，是知道的，都希望像擦掉那些框劃下來的樹那樣把它們擦掉，這當然需要一對更明亮的眼睛，除了細看公園的樹、街上的人之外，也可以細看內心的風景。

夜站

你將要離開了

一列定時的火車

顧不了周圍昇起的厚霧

夜間的摸索 另一趟的憂愁

就這樣拋下

一個空空的夜站

我們會一起經過的
無數南歐的夜站

一個迷離的世界 升起

自火車開動時發出的氤氳

熟悉的速度的聲音

搖擾不了月和星在頭頂纏綿

覆蓋着站外每一口窗的夢

一個母親揮別當軍的兒子

裝滿一袋的叮嚀

情人不完的吻

太多的故事

而只有一盞搖擺的訊號燈

與及搖燈人的呵欠

最後也消失了

連同月台蓋上

那些說明距離的鎮的名字

我們有時也會停下來

穿過墓穴般的火車大堂

(夜來的過客

就像從黑夜走出來的幽靈

唉！我們也是從一個小鎮來的)

找一間便宜的旅舍

談談明天的行程

把今天的爭執關在門外

比較一下上次的床褥被單

或者就留下來等下班車

跟那些偶爾相遇的同途

徘徊在烟臭的候車室

像幾顆沙漠上稀罕的植物

日出前 跟他們分手

北上 南下

向東 朝西

每一個方向都有些等待的名字

西西里去不成了

那不勒斯的海岸搖抱輕舟

羅馬的街道翻一冊歷史

巴塞隆拿仍有一九三六的痕跡

里斯本的港口受晨光聖洗

這些好聽的名字

像跌下來的叮噹

先敲在沿途孤獨的夜站
一串一串的

里程 黑夜

與及那些長椅

躺睡著沒有鄉愁的乞丐和浪人

那時我以為一切都容易

甚至穿透這厚絨樓般的孤寂

因為你在

大地仍在呼吸

而今你將離去

像一列理所當然的夜行車

留下千百個吻

無數的爭執

愛撫和妒忌

都變得沒有重量

只是濕濕的霧

仍充塞在某個昔日我們一起經過的夜站——

我的心

八〇八月十七日 香港

沉默

我已跌死
在你沉默的深淵
惡夢裏張不開的咀
你靜得什麼也不是
不是山
山的黝黑是濃重的低音
不是月
月的皎白是舒緩的和絃
不是海
海的潮汐爬滿大地的胸臆
也不是深夜的街道
那些打拍子的指頭

你到底為什麼

再不口不語

再不相信
火和深秋的紅楓
穿透玻璃攫人的深寒
這些動人的聲音

我已跌死
在你沉默的深淵

不同的位置（後記）

——謝馮若漢的插圖

你發覺我見到你，就立刻有點遲疑，該否走過來呢？然後好像是無可選擇地，負着一份責任感似的，走過來指著天上說：「太陽的周圍有個大光環。」偌大的公園似乎沒有人發覺，於是你四處叫人抬頭看這異象，但大部份人都驚懼於一個長頭髮、身裁高大的稀皮，都避開了。那是甚麼時候呢？七〇年罷。

前幾天挾着你的插圖，從西環乘巴士去中環，沿途戴上耳筒錄音機，把大部份的市聲拒絕於外，街道間的活動就變成一幅一幅浮泛的圖畫。當連納·高漢深沉的嗓子哀訴着愛情的失落、戰爭的欺罔，車子就流過市場和屋宇，這是否曲子的顏色和形狀的變奏？我覺得那條天橋再不是拐一個彎就消失了，它無聲無息地向天際邁開去，見不到盡頭。近處的窗前，是一個、兩個、無數個電車站排列開去，有些站頂鋪曬着海味：魷魚是一片片死掉的海，海藻是一排凝止的浪。還見到一隻大白兔，在一幢舊樓的騎樓的一個大鐵籠裏，噬食着菜葉，籠的背後是亂雜的堆疊；在另一個騎樓呢，一棵樹從屋內向外伸展，住客却搬空了，只剩下這棵樹緊抓着一個缸瓦盆。

耳畔響起這樣的歌聲，除了失落和欺罔外，高漢也有悲天憫人的一面，從不同的位置看罷：

「不要不顧而去

我是盲的，而你却看得見

我盲得無可救藥
請不要不顧我而去……
〔這首歌爲船長而唱
他的船還沒有建造
也爲疑惑的母親
她的嬰兒床仍舊空置……〕

那天觀看到異象的位置不知那裏去了。當然，這並不是唯一改變，我們一起走過的街道是擴闊了，或是封閉了，坐過的草地是繁茂起來，或是已經枯死，我們塗過大字的那個電錶房在那繁忙的路邊站了十年，最後還是被拆掉了。我们都到了不同的位置，而今次你毫不猶疑地走過來，給我指點你所看到的異象，順着你的指頭，我的視線就觸及你的插圖裏的城市：渺遠的天橋、骨節般的電車站、站頂那些再不流動的海洋、被困鎖的生命、被遺棄的樹。越過這些向那人群菌集的地方看去，你一筆一筆在這流徙的畫面，捕捉那些曾經驚懼而逃逸的人，他們一一再現，連我也認得清楚，雖然這已是不同的位置。奏和着這畫面的，仍是高漢：

「爲那救世者而唱
却沒有需要被拯救的人……」

不同的世界



作者簡介 ■ 蕪露，本名阮志雄，現年卅一歲。

香港出生、長大，七五年離港赴加拿大留學，後旅法國兩年。

回港後任職中學教師，現失業。

作者仍有其他著作。

破土叢書
詩顏六現



註冊書籍

乞靈詩集／乞靈 •
洗濯水仙／子瑜 •
以爲一下雨／陳昌敏 •
出擊／吳萱人
人之花／納西
夜站／燕露 •

● 經已出版



破土《詩顏》系列⑧

夜站
燕露詩集

面對愈來愈走得偏狹的主知詩觀，燕露亦擁有他自己的主知，但明顯的是，他要求現實地主知。儘管燕露的世界仍有氣質俱來的田園性格、仍有「路邊」靜觀的疏隔態度，他的熱熾度仍待昇高。幸而，非常之與別不同者、他擴闊了另類觀察事物的角度，且真樸肯雄。